

# 太和鑄幣中的境外銅源： 亞洲內部互動與北魏對外關係

丁啟展\*

## 摘要

以往研究針對北魏孝文帝（467-499，471-499在位）鑄造銅錢這樁北朝經濟大事，大多著重在其背後的貨幣思想與鑄幣品質，本文則是著重討論其銅料來源。魏晉南北朝究竟是自然經濟或是貨幣經濟尚有待解答，不過雙方論述皆有觀察到此時期仍有銅錢的出沒，本篇試圖具體勾勒北魏建國以後貨幣發展的背景。相較之前焦點大致放在今之中國境內討論此時期的貨幣發展，本文則將視角推向亞洲內部關係來進行討論。北魏立國時領土主要在今之中國北方，首都在今山西大平的平城，原本還是以游牧經濟為主，但鄰近包括今之甘肅、寧夏、青海的涼州地區。因漢朝與包括今新疆及西亞的西域擴大交流之故，涼州有銅錢的使用。加上中原戰亂之時，涼州地區較為太平，銅錢經濟相對中原發達。此外，西域本身也有許多產銅地區與使用貨幣的習慣。

北魏太武帝（408-452，424-452在位）之後，北魏與涼州乃至西域的往來，雖然早先被在今之內外蒙古地區的柔然與在今青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海、甘肅一帶的吐谷渾所阻，不過在太武帝打敗柔然之後，占領整個涼州與控制西域地區，戰時的掠奪及之後轉向和平的朝貢與互市也使北魏取得更多的銅料。此方法也適用於敵對的南朝宋、齊。南朝產銅遠較北朝為多，南朝又有東南亞乃至南亞國家朝貢或互市得來的銅。北魏再藉由爭伐與互市由南朝取得銅料。經過上述北魏對外關係與亞洲內部的互動，北魏在太武帝、文成帝（440-465，452-465在位）與獻文帝（454-476，466-471在位）年間已可使用多餘銅料在京師鑄造佛像，銅錢也用與高句麗和親，待孝文帝遷都洛陽時，已有相當庫存的銅料可用以製作太和五銖。

**關鍵詞：**北魏、銅料、朝貢、互市、爭伐、亞洲內部關係史、魏晉南北朝貨幣史

## 一、前言

北魏自道武帝（371-409，386-409 在位）開國入主中原，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後到太武帝（408-452，424-452 在位）以前，時人觀念多停留在部落的經濟模式，牲畜即是財產。<sup>1</sup>如在太武帝登基初期，談到先進攻柔然還是夏國時，北平王長孫嵩（358-437）、平陽王長孫翰（?-430）、司空奚斤（369-448）等曰：「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sup>2</sup>畜產、狩獵為時人認為重要的資產，其重要性更甚於殲滅夏國。至遲到太武帝開始因為攻伐北涼與南朝後，接觸銅錢的社會環境，北魏漸對銅錢概念有所認識。經過太武帝、文成帝（440-465，452-465 在位）、獻文帝（454-476，466-471 在位）對外關係的努力下，建立起銅錢幣材供應的管道。至孝文帝（467-499，471-499 在位）時，方累積足夠銅料進行鑄幣。<sup>3</sup>

---

<sup>1</sup> 本文初次引用地名會標註今日地名，但為求查閱方便，在文末附錄古今地名對照表以供參照。

<sup>2</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5，〈長孫嵩傳〉，頁644。

<sup>3</sup> 「足夠」一詞乃是相對而言，對於孝文帝來說，擁有足夠銅料鑄造太和五銖，已達到鑄幣發行的基本門檻。在《魏書·食貨志》載「始詔天下用錢焉」、「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可見孝文帝對於鑄幣量是持正面態度。不過依據朱安祥對於北魏貨幣流通問題的研究，點出太和五銖雖然足重，但卻被北魏政府以政治手段拉高購買力，使太和五銖成為高過面額的虛值貨幣。加之發存量不足以支撐北魏經濟快速發展，以致太和五銖在市場流通上窒礙難行，而出現「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便於荊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的窘境。參見朱安祥，〈元澄上書所反映出的北魏貨幣流通問題〉，《中國錢幣》，162（北京，2020.1），頁6-10。

魏晉南北朝貨幣史研究，深受全漢昇「自然經濟」的影響。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一文中，認為此時期導致「自然經濟」的兩大原因分別是「戰亂」與「銅的減少」。長期的戰亂，導致人民以實物為主，貨幣漸次不用。佛教鑄銅像的興盛、銅礦產量的銳減，以致市面的銅錢鑄幣材料不足，錢幣供給下滑。全漢昇的「自然經濟」論述中，認為南朝貨幣流通只限於長江沿岸大城，其餘部分多以實物為主；在孝文帝鑄幣以前的北魏則是「實物經濟占絕對支配地位的時代」。<sup>4</sup>

全漢昇的「自然經濟」與《魏書》的「錢貨無所周流」，使有些學者認為北魏孝文帝以前是實物經濟，貨幣交易幾近停擺，進而僅側重實物經濟的探討。<sup>5</sup>除全漢昇外，尚有吉田虎雄認為「從道武帝往後的一百年間皆沒使用錢」，<sup>6</sup>高敏、<sup>7</sup>朱伯康與祝慈壽亦認同此說，但朱、祝二人後又說「縱使」有錢貨交易，也只是漢五銖錢。其「縱使」之意，應指貨幣交易數目過少，故其說可算貨幣交易幾近停擺。<sup>8</sup>宋杰則更進一步認為因戰亂破壞嚴重，金屬貨幣完全被排擠出流通領域。<sup>9</sup>李俠與曉峰則是主張孝文帝以前的北魏是奴隸制經濟，至孝文帝遷都洛陽才受商品與貨幣

---

<sup>4</sup>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上）》（香港：新亞研究所，1991），頁1-142。

<sup>5</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63；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頁30。

<sup>6</sup> 吉田虎雄著、周伯棣譯，《中國貨幣史綱》（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19-20。

<sup>7</sup> 高敏，《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24、50。

<sup>8</sup> 朱伯康、祝慈壽，《中國經濟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131。

<sup>9</sup> 宋杰，《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120。

經濟影響。<sup>10</sup>

不過，也有部分學者著重南北朝的貨幣流通問題。對於全漢昇有關南朝貨幣的論述，何茲全提出修正，認為南朝雖然銅錢不足，但錢在公私經濟生活比例、政府貨幣政策考量與銅錢所引發的社會問題等，都說明當時南朝銅錢仍有一定的流通量。<sup>11</sup>日本學者川勝義雄則是在何茲全的論點中延伸，強調江南高度開發，生產力提高。相對的，銅錢數量遠不及商品產量的速度，導致錢貴物賤的現象，並認為南朝梁的貨幣經濟圈正逐步往邊陲擴大。<sup>12</sup>

至於北朝，王怡辰在《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一書中，從交易環境著手，列舉魏晉南北朝各時代的絹、布、錢使用情形，認為北魏孝文帝以前是以絲織品為主要交易，錢則為輔。但強調錢在北魏各時期有不同的地位，至孝文帝鑄幣時，絲織品與錢皆為主要交易媒介。乃至越往後期，錢在交易使用上，更為頻繁與重要。<sup>13</sup>史衛則認為北魏境內各地有前朝錢、土錢、南朝錢等，雖然孝文帝以前沒有鑄幣，但已有相當的銅錢數量。再透過胡商與漢族的交易，擴大商品經濟，北魏自始至終都有銅錢的流通。<sup>14</sup>

---

<sup>10</sup> 李俠、曉峰編著，《中國北方民族貨幣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頁7。

<sup>11</sup> 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1），頁21-56。

<sup>12</sup> 川勝義雄，〈侯景之亂與南朝的貨幣經濟〉，收入劉俊文主編，夏日新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47-293。

<sup>13</sup> 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頁317-350。

<sup>14</sup> 史衛雖強調銅錢在北魏的廣泛流通，但也說此階段實物貨幣居主導地位。史衛的論點，算是修正全漢昇所指孝文帝鑄幣以前的社會環境，參見史衛，〈北魏貨幣使用研究〉，《許昌學院學報》，23：1（許昌，2004.1），頁41-

全漢昇對「自然經濟」做的結論是「在這五百多年的期間，雖然錢幣有時也常被人使用，一般人的經濟生活在任何方面都要和穀帛等實物發生密切的關係。因此，這時期雖然不是純粹的自然經濟時代，至少也是自然經濟占優勢的時代」。<sup>15</sup>全漢昇並不否認貨幣的流通，只是相比之前的漢代與後來的唐、宋，在這之間的魏晉南北朝貨幣流通較差。<sup>16</sup>

不論何茲全、川勝義雄、王怡辰、史衛在南、北朝都發現有銅錢流通現象。尤其針對孝文帝以前的北魏貨幣環境，王怡辰與史衛的研究最為透徹，其他尚有侯厚培認為孝文帝鑄幣，乃是因為大、小錢使用不便。大、小錢是指各式銅錢，至孝文帝才統一鑄太和五銖，這也反映孝文帝以前的北魏流通各種銅錢。<sup>17</sup>韓國磐則認為孝文帝之前的北魏，多用穀帛或用古錢。<sup>18</sup>彭信威認為從北魏透過與南朝的交易與攻占，顯見北魏就已經有使用銅錢。<sup>19</sup>

針對北魏孝文帝鑄幣，彭信威認為其幣質粗糙，貨幣思想落後，官員對貨幣制度皆是外行，<sup>20</sup>葉世昌亦認為貨幣理論比南朝不完備。<sup>21</sup>陳彥良則從孝文帝開放民間鑄錢著手，認為孝文帝

---

44；史衛，〈北魏貨幣經濟關係的擴大和財政制度的相對滯後〉，《許昌學院學報》，27：1（許昌，2008.1），頁23-27。

<sup>15</sup>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頁139。

<sup>16</sup> 陳彥良認為全漢昇提出的「自然經濟」，是各大時代段落間進行比較，因此貨幣流通程度是「相對」而非「絕對」，參見陳彥良，《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頁1-9。

<sup>17</sup> 侯厚培，《中國貨幣沿革史》（上海：世界書局，1929），頁88。

<sup>18</sup> 韓國磐，《南北朝經濟史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頁330。

<sup>19</sup>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頁160。

<sup>20</sup>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128、161。

<sup>21</sup> 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上冊）》（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6），頁45。

「半公半私」的鑄幣模式，因未遵守不惜銅愛工、準以錢秤，導致幣質不一，以致幣制不立。<sup>22</sup>相對的，也有學者對孝文帝鑄幣持正面態度，在幣質方面，勞榦認為孝文帝對太和五銖極力求精。<sup>23</sup>汪聖鐸亦贊成此說，認為太和五銖是南北朝數種質量較好的錢之一。<sup>24</sup>在貨幣思想方面，蕭清認為開放民間鑄錢的思想與配套，比南朝沈慶之（386-465）提出的自由鑄造銅錢方法，更為進步與合理。<sup>25</sup>在幣制方面，宋杰對照南朝幣制，認為北魏沒有推行鐵錢、貶值大錢、輕薄小錢，且錢幣減重較少，認為北朝幣制比南朝穩定。<sup>26</sup>千家駒與郭彥崗亦認為雖然幣質粗糙，但幣制比南朝稍好。<sup>27</sup>

上述論者針對北魏孝文帝鑄幣有不同的看法，但對於當時「錢荒」與「銅料不足」的原因，則有高度認同。勞榦論南北朝中期以前的錢幣缺乏，主要是銅的產量不足。<sup>28</sup>彭信威認為「錢荒」與「銅料不足」可溯源於兩晉的不鑄錢與銅錢流出廣東夷族，南北朝因此通貨緊縮。<sup>29</sup>陳彥良認為北魏孝文帝開放民間鑄錢，即是銅料匱乏的一種表現。<sup>30</sup>全漢昇比較漢代到南朝的銅礦

---

<sup>22</sup> 陳彥良，《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頁209-249。

<sup>23</sup> 勞榦認為因為孝文帝對幣質的要求，所以才會鑄錢量不豐，參見勞榦，《魏晉南北朝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社，1980），頁110。

<sup>24</sup> 汪聖鐸，《中國錢幣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91-92。

<sup>25</sup>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112-113。

<sup>26</sup> 宋杰，《中國貨幣發展史》，頁121。

<sup>27</sup> 千家駒、郭彥崗合著，《中國貨幣史綱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46。

<sup>28</sup> 勞榦，《魏晉南北朝史》，頁107-108。

<sup>29</sup>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頁147。

<sup>30</sup> 陳彥良，《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頁214。

產量，點出銅礦產量是銳減。<sup>31</sup>早在南朝宋討論改鑄二銖錢時，顏竣(?-459)即以談到「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錢不夠的原因，在於「天下銅少」。<sup>32</sup>

根據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的考證，南北朝承襲東漢與自行開發的銅礦，分布有俞元（今雲南省澄江縣南裝山）、賁古（今雲南省建水縣東南）、朱提（今四川省宜賓市西南）、邛都（今四川省西昌縣東南）、廣漢郡（今四川省梓潼縣治）、蜀郡（今四川省成都市治）、南廣郡蒙山（今四川省與雲南省交界）、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地區銅山縣）、丹陽（今江蘇省南京市）、白雉山（今湖北省鄂州市）、恒農郡（今河南省三門峽市）、河內郡（今河南省洛陽市）、南青州（今山東省沂水縣）、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市）、運城（今山西省運城市）、商山（今安徽省黃山市）。其中北魏原本有的產銅地僅有山西省運城市。<sup>33</sup>太武帝時占領恒農郡、河內郡；獻文帝占領徐州、南青州、齊州。<sup>34</sup>又南朝宋、齊去除被北魏所占領的產銅區以外，還

---

<sup>31</sup>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上》，頁10-13。

<sup>32</sup> 南朝梁·沈約，《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75，〈顏竣傳〉，頁1963。

<sup>33</sup>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三人根據《魏書》此條「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得出商州產銅，其實應為安徽省才是，原因有二。一為其把「商山」誤讀成「商州」。二為商山有兩處，一為陝西省商縣、一為安徽省黃山市。其中安徽省南陵縣有大工山古銅礦，自漢代以來就已開發。又安徽省南陵縣大工山到黃山市，約略一百多公里，很有可能一路挖採過去。因此，此處商州應改回安徽省黃山市的商山。參見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編著，《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北京：地質出版社，1980），頁59-68。

<sup>3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65；宮希成，〈安徽南陵縣古銅礦採冶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2002：2（北京，2002.2），頁45-54。

剩下俞元、賁古、朱提、邛都、廣漢郡、蜀郡、南廣郡蒙山、丹陽、白雉山、商山。按照現在科技對老礦的探查技術，發現老礦區多位在南朝區域的長江中下游，其餘在西藏、新疆、西南等地，北魏境內的銅礦區數量少於南朝。<sup>35</sup>南朝產銅地區遠多於北魏的情況下，南朝宋的士人卻喊出「天下銅少」，可見銅料產量之稀缺，為南北朝時人的共識。

從北魏第三任君主太武帝開始控制今天中國北方大部分區域，並將重心從軍事逐漸移往經濟。尤以其攻占涼州與通商西域為最。自太武帝始，後經文成帝與獻文帝的努力，藉由朝貢、互市等跨境行為，北魏商業漸次好轉。國際間的交易除土產、實物的交流外，亦有銅錢的流通。北魏鄰近國家，如：南朝、西域等皆是使用銅錢的國度，加上北魏吞併的北涼，其原先政權亦推廣銅錢的流通。<sup>36</sup>因此至遲到太武帝時，對於銅錢已有基本的認識，後經文成帝、獻文帝的持續發展，方能在孝文帝時達到一定的銅料量進行鑄幣。<sup>37</sup>

孝文帝鑄幣的銅錢幣材從何而來？其境內礦產不豐，主要是依賴境外流入。故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太和五銖的銅錢幣材如

---

<sup>35</sup> 中國地質調查局，《中國地質調查百項成果（上）》（北京：地質出版社，2016），頁172-180。

<sup>36</sup> 南朝部分，川勝義雄認為此時期的商人會與政治結合，提升其地位與作用，且點出南、北方貨幣有跨境流動的現象。西域部分，康柳碩整理西域諸國使用貨幣的國度，分別是波斯、嚙唎、粟特使用銀幣；大秦國使用金幣；大月氏、粟特、犍陀羅使用銅錢並參雜使用金、銀。參見川勝義雄，〈侯景之亂與南朝的貨幣經濟〉，頁247-293；康柳碩，〈北朝絲綢之路貨幣概述〉，《中國錢幣》，1998：4（北京，1998.11），頁32-35。

<sup>37</sup> 王怡辰認為孝文帝的洛陽時代，其經濟與商業發展都比平城時期有明顯的成長。此外，亦認為孝文帝用心經營西域與南朝的貿易，其中錢的使用有助於彼此的互市，參見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頁317-350。

何從境外流入。企圖梳理出從孝文帝之前三任君主，分別是：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與孝文帝任內如何在銅料短缺的南北朝時代與周遭勢力互動，而使銅料流入北魏的管道。鑄造銅錢的材料是以原料銅做為主材料，其他雖尚有錫炭、鉛沙等其他成分，因其容易取得且非主成分，故不在討論之列。

## 二、來自柔然、吐谷渾的阻擾

北魏北方的柔然，又名蠕蠕、芮芮、大檀、檀檀，控有漠南、漠北一帶，即今內、外蒙古。柔然長期與北魏處於敵對狀態，多有戰事。柔然君主吳提（?-444，429-444 在位）在太延二年（436），突然不與北魏親善，至太延四年（438）雙方爆發戰爭。太武帝親率大軍北伐柔然，但柔然採取游擊戰術，北魏深入內地不只無法根絕柔然勢力，還因「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sup>38</sup>北魏大敗，不敢北伐，隔年轉而西侵涼州。吳提以此戰役轉告北涼與西域諸國。對北涼君主沮渠牧犍（?-447，433-439 在位），提曰：「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444）。」對西域諸國宣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經過柔然君主吳提的大肆宣傳，兩地因此多親向柔然而遠北魏。<sup>39</sup>

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西征北涼時，柔然君主吳提趁機率師南進，直取北魏首都平城。當時北魏大軍已深入北涼，北魏「京邑大駭，爭奔中城」人心惶惶。所幸及時殲滅北涼，也成功抵擋住柔然軍隊，才有柔然吳提可汗之兄乞列歸在被俘時嘆曰：「沮渠陷我也」。至此，北魏控制涼州，撼動柔然先前對西域的

<sup>38</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3，〈蠕蠕傳〉，頁2294。

<sup>39</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0。

控制力道。<sup>40</sup>

柔然控制西域可以斷絕北魏從西南方攻入的可能，也能切斷西域與北魏的資源交換，進而控制西域產物，削弱北魏經濟。西域戰略位置極為重要，裴矩（547-627）的《西域圖記》之序曰：「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sup>41</sup>其中鄯善（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岸）、敦煌（今甘肅省敦煌市）為北魏所有，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市）、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則自然成為柔然與北魏角逐焦點。

絲綢之路的「敦煌—伊吾—高昌」的路線，北魏已占領四地之二，如再獲取高昌則西域諸國均被北魏強而有力的控制；如柔然取得高昌，則一方面對敦煌產生威脅，另一方面可以打通西域與吐谷渾之交通，進而與南朝聯繫。<sup>42</sup>在北涼滅亡後，其君主沮渠牧犍之弟沮渠無諱（?-444，443-444 在位）割據高昌。親北魏方的車師前國（今新疆吐魯番）君主車伊洛（?-454）攻擊沮渠無諱「連戰破之」，甚至成功離間沮渠無諱之子沮渠乾壽「其戶五百餘家，送之京師」投降北魏。<sup>43</sup>後又聯合本臣服於柔然的伊吾王唐契，不過為柔然所迫，唐契被殺。其弟唐和率餘眾與車伊洛共同攻打高昌、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一帶，終拔「焉耆東關七城」。<sup>44</sup>因高昌為北涼殘餘勢力所據，自然此時親向柔

<sup>40</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3，〈蠕蠕傳〉，頁2294。

<sup>41</sup> 唐·李延壽撰，《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38，〈裴矩傳〉，頁1389。

<sup>42</sup> 札奇斯欽認為高昌國的占領，有助於柔然通往西域與吐谷渾，進而與南朝建立關係的重要交通要道，參見札奇斯欽，〈從北亞史觀點看拓跋與柔然對立時代的歷史關係〉，《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7（臺北，1976.7），頁10-11。

<sup>43</sup> 唐·李延壽撰，《北史》，卷25，〈車伊洛傳〉，頁913。

<sup>44</sup> 王素認為《北史》記載：「（車伊洛）又率部眾二千餘人伐高昌」有誤，王

然，阻擾北魏在西域的發展。先是趁車伊洛攻打焉耆時「乘虛引蠕蠕三道圍歇」，<sup>45</sup>後又因唐和帶領餘眾躲避柔然時，協助柔然抵禦唐和。車伊洛與唐和最後雖無法占領高昌，但協助占領焉耆，為北魏在西域奠定基礎。親柔然的高昌最終在文成帝和平元年（460）為柔然所占，成為北魏與西域穩定貿易之隱憂。

伊吾位於高昌東邊，本為柔然所有。因唐契兄弟的投降，北魏在太武帝時控制伊吾，對高昌形成包圍之勢，一旦柔然失去高昌則「斷蠕蠕通西域路」。<sup>46</sup>柔然為了高昌之安危，以及維護「西域—吐谷渾—南朝」之河南道貿易交通，定不可讓伊吾拱手讓給北魏。伊吾的爭奪從太武帝到孝文帝，有過以下三次奪取：先是太武帝依靠唐和降北魏時獲得；<sup>47</sup>再次為文成帝太安二年（456）時「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sup>48</sup>最後是在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時「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率眾三千以城內附」。<sup>49</sup>北魏爭奪伊吾目的在於「斷蠕蠕通西域路」，相對而言，北魏對西域的貿易網絡則因此而更為安定。

---

素結合車伊洛與唐和兩者最後所拔之城的狀況，斷定應該要改「高昌」為「焉耆」。但因兩地位置不遠，且兩人均是在打擊高昌與焉耆的北涼殘餘勢力，故此處寫高昌、焉耆一帶，參見唐·李延壽撰，《北史》，卷25，〈車伊洛傳〉，頁913；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246-254。

<sup>45</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30，〈車伊洛傳〉，頁723。

<sup>46</sup> 唐·李延壽撰，《北史》，卷20，〈尉古真傳〉，頁735。

<sup>47</sup> 王仲榮認為伊吾在太武帝以後，成為北魏的一個縣，直到北魏末年才因勢力未達而失去。實柔然常與北魏爭奪伊吾，才会有後續的戰爭，參見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672。

<sup>48</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5，〈高宗文成帝紀〉，太安二年八月甲申條，頁115。

<sup>49</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7下，〈高祖孝文帝紀〉，太和十二年十二月條，頁164。

北魏除了北方的柔然壓力，西南方也有吐谷渾的威脅。吐谷渾因地勢高、結冰期長等因素，境內不利發展，加上軍力匱乏，面對前秦、西秦等國，多以失敗告終。<sup>50</sup>終在慕瓚（?-436，425-436在位）的帶領下，統有「秦、涼、河、沙四州之地」。<sup>51</sup>國土有沙州全境（今青海省貴德、貴南縣）、大部分的河州（今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州）與秦州（今甘肅省），以及少部分的涼州。<sup>52</sup>到北魏吞併涼州後的吐谷渾領土，大體包含今青海省東北部、甘肅南部與四川省西部，開啟吐谷渾三百多年的歷史。<sup>53</sup>

吐谷渾本與北魏親善，曾協助「尋討禽赫連定（?-432，428-431在位），送之京師」，幫忙北魏滅掉關中夏國。<sup>54</sup>自太武帝滅北涼後，鄰近吐谷渾，爭端遂起。<sup>55</sup>北魏進行兩次大規模討伐吐谷渾，雖成功壓制吐谷渾，但始終無法滅其國。第一次為北魏太武帝利用吐谷渾君主慕利延（?-452，437-452在位）與內部矛盾的時候攻擊吐谷渾。吐谷渾大敗，慕利延一路被追趕，最終翻越白蘭山（今青海黃河源西北布爾汗布達山），進入于闐國（今塔里木盆

---

<sup>50</sup> 王民信，〈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吐谷渾（下）〉，《大陸雜誌》，19：3（臺北，1959.8），頁21。

<sup>51</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1，〈吐谷渾傳〉，頁2236。

<sup>52</sup> 周偉洲，《吐谷渾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27-30。

<sup>53</sup> 本文是依據譚其驤的地圖考證，並且斷代在北魏吞併涼州到北魏末年以前。因此，吐谷渾的土地才包含四川省西部一帶。然而周偉洲與王民信等學者，是以吐谷渾在三百多年間一直持有的領土為基準，所以範圍處於青海省東北與甘肅省南部間的土地。可參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宋、魏時期全圖〉、〈齊、魏時期全圖〉，頁17-18、19-20；周偉洲，《吐谷渾史》，頁1-26；王民信，〈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吐谷渾（上）〉，《大陸雜誌》，19：2（臺北，1959.7），頁10-13。

<sup>5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1，〈吐谷渾傳〉，頁2235。

<sup>55</sup> 王仲華，《魏晉南北朝史（下）》，頁687。

地南緣和田地區)。第二次為拾寅(?-481, 453-481 在位) 仗其地勢險峻，對北魏不再朝貢，轉而對南朝宋通使。文成帝派兵攻之，一直延續到獻文帝。戰事越演越烈，甚至拾寅欲「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但是「顯祖幽之，不報其使」，直接回絕談和機會。<sup>56</sup>北魏與吐谷渾且戰且和的衝突，至孝文帝才消停。

北魏對吐谷渾的朝貢如此重視的原因在於其位置優越，絲綢之路中的河南道（吐谷渾道）為吐谷渾境內道路，可成為前往周鄰國家的中繼站。<sup>57</sup>柔然與北魏處於敵對狀態，無法以其他管道南下，只能由吐谷渾擔任嚮導，從河南道到達益州與南朝連絡。<sup>58</sup>南朝亦多由河南道與柔然溝通，繞開北魏的領土。<sup>59</sup>去除政治因素，吐谷渾連接南朝與北方的柔然，成為南北貿易的轉運點。除此之外，考古調查在都蘭縣香日德鎮附近挖掘出一枚拜占庭金幣，又在西寧市挖掘出 76 枚波斯銀幣。<sup>60</sup>吐谷渾藉由河南道，也參與東西貿易，從中獲取商業利益。因此，北魏太武帝在占領涼州後，會主動出擊吐谷渾，以及文成帝與獻文帝對吐谷渾的朝貢貿易如此重視，甚至不惜戰爭，應是一方面希望斷絕柔然利用河南道聯絡南朝，削弱柔然勢力；另一方面透過與西域的橫向貿易路線，進而延伸到河南道，促成東、西、南的絲綢貿易。

---

<sup>56</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1，〈吐谷渾傳〉，頁2237-2238。

<sup>57</sup> 李朝、張紅岩，〈吐谷渾與絲綢之路〉，《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7：2（西寧，2011.4），頁33-37。

<sup>58</sup> 《南齊書·芮芮虜傳》記載「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可見南朝政府與北方柔然往來密切，其中吐谷渾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參見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59，〈芮芮虜傳〉，頁1025。

<sup>59</sup> 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59，〈吐谷渾氏傳〉，頁1027。

<sup>60</sup> 許新國，〈青海考古的回顧與展望〉，《考古》，2002：12（北京，2002.12），頁8-9。

柔然與吐谷渾皆對北魏產生敵意，長期的僵持，導致北魏無法控有完整的絲綢之路。所幸橫向通往西域最重要的敦煌一直為北魏所有，且經北魏三帝的維持，西域到平城的橫向貿易路線，並未受到柔然與吐谷渾的破壞。至孝文帝時，兩者對北魏的衝突趨緩，尤其是吐谷渾，根據《魏書》總計在太和一朝的二十三年間，吐谷渾向北魏朝貢二十九次之多，甚至還有一年三貢。<sup>61</sup>

### 三、太武帝到孝文帝的西北拓展

涼州在今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與青海省、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省一帶。位置鄰近西域，是通往西域的重要樞紐。涼州有五個以「涼」立國的政權，分別是前涼、後涼、北涼、南涼、西涼。前涼在西晉末年，各族爭鬥之時，在涼州地區只求自保，雖無法與他國軍事競爭，但在當時起了穩固涼州的作用，經濟、社會、文化在未受戰火破壞下，趨於繁榮。<sup>62</sup>前涼在此背景下「使其將楊宣率眾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遂

---

<sup>61</sup> 吐谷渾僅太和四年（480）、五年（481）、七年（483）、八年（484）、十八年（494）、二十年（496）、二十一年（497）、二十二年（498）、二十三年（499），共九年未對北魏朝貢。對北魏一年朝貢三次的有太和三年（479）、十二年（488）、十三年（489）、十五年（491），共四次。參見北齊·魏收撰，《魏書》，卷7下，〈高祖孝文帝紀〉，太和元年十一月乙酉條、十二月甲辰條、太和二年正月戊午條、太和三年三月戊午條、四月己亥條、九月庚申條、太和六年十一月乙卯條、太和九年十月戊申條、太和十年四月、太和十一年四月己未條、甲午條、太和十二年四月、九月、丁酉條、太和十三年三月甲子條、四月、九月丁未條、太和十四年三月壬申條、太和十五年正月丁卯條、七月戊寅條、九月壬午條、太和十七年三月戊辰條、太和十九年五月庚辰條年，頁145-177。

<sup>62</sup> 趙向群，〈前涼政權的興替〉，《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3（蘭州，1983.5），頁168-176。

開始干涉西域。<sup>63</sup>前涼在太祖張軌（255-314，301-314在位）政權的控制下，領土擴展到天山南路的西域各國，包含龜茲（今新疆阿克蘇地區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部分地區）、鄯善、于闐、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姑墨（新疆阿克蘇市）等國。又為了加強控制西域，在高昌、樓蘭（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岸）等地屯田，設立以敦煌、高昌等西域地區為沙洲，確保涼州與西域交通要道的安全。西域在直接與間接控制下，成為前涼的版圖，除文化頻繁交流外，其境內資源也在貿易與征伐中歸前涼所有。<sup>64</sup>

後起的涼州四個政權也繼承前涼的策略，皆力求和平，發展重點多在經濟上，除本身的農牧業外，亦積極擴展與西域的往來。其中以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368-433，401-433在位）善於謀略，攻克西涼後，北魏封其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sup>65</sup>從冊封中可知北涼除了握有涼州外，也是西域的直接控制者。

此外，崔浩（381-450）也點出涼州「通西域」、「勸農積穀」的二十大特性，涼州因自然環境可以農耕，使得中原農業勢力可以深入涼州扎根。又因位置鄰近西域，只要控制涼州，就能與西域直接互動。<sup>66</sup>太武帝在 439 年占領涼州，同年「鄯善、龜茲、疏

---

<sup>63</sup> 唐·房玄齡撰，《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86，〈張軌傳〉，頁 2237。

<sup>64</sup> 侯文昌，〈前涼經略西域〉，《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4：3（慶陽，2003.12），頁 45-48；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 121-130；譚其驤著，《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成、前趙、前涼、後趙〉、〈前涼、前秦、前燕、代〉，頁 7-8、9-10。

<sup>65</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 4 上，〈世祖太武帝紀〉，卷 2，〈世祖太武帝紀〉，神鷹四年九月癸亥條，頁 79。

<sup>66</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 35，〈崔浩傳〉，頁 825。

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並遣使朝貢」，西域諸國始與北魏直接接觸。<sup>67</sup>安全的道路交通，使朝貢貿易中的胡商能透過河西貿易路線進入北魏首都。

涼州除了地理位置特殊外，在經濟方面，早在前涼張軌治理涼州時，太府參軍索輔就建議流通銅錢：「泰始中（265-274），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sup>68</sup>索輔所言有二個面向，首先道出時人已知實物經濟的不便性，尤其社會安定時，不便性就更為突出。其二恢復五銖錢的流通時間是發生在中原大亂，而涼州安全之際。因此可知，恢復五銖錢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跟中原貿易。涼州五銖錢的通行，主要是為了與西域有所往來，其因有二：一為當時前涼的統治範圍包含西域諸國；二為涼州遺留豐富漢代以來的五銖錢，西域諸國認可中原古錢，交易較便利。<sup>69</sup>

北涼時期對於銅料更為心切，甚至為了獲取銅料在「大雨雪，沮渠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sup>70</sup>。又根據考古分別在武威、蘭州、秦安、西安等地出土發現官鑄的「涼造新泉」，反映當時涼州統治者期望利用官方的力量強化貨幣地位，以此促進與西域的商業發展，茁壯國力。<sup>71</sup>北魏吞併涼州後，涼州與西域的

<sup>67</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4上，〈世祖太武帝紀〉，太延五年條，頁90。

<sup>68</sup> 唐·房玄齡撰，《晉書》，卷86，〈張軌傳〉，頁2226。

<sup>69</sup> 趙向群、張琳，〈張軌鑄錢說質疑——兼論前涼貨幣環境「涼造新泉」鑄造時代〉，《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2：2（蘭州，2005.3），頁62-67。

<sup>70</sup> 北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子部，臺二版宋蜀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12，〈天部〉，頁187-2。

<sup>71</sup> 關於「涼造新泉」是何位君主所鑄，以往學者認為是張軌，但近年有學者對此有所質疑，尤以趙向群、張琳所提最為深刻。兩人分別從涼州的社會在東

貿易仍然不間斷，依賴於此的貨幣買賣也自然延續著。

北魏與北涼的經濟關係，可從李順(?-442)的外交行為了解一二。李順出使北涼十二次，熟悉當地的政經型態，得到沮渠蒙遜的尊重，亦受太武帝重用。然而，北魏與北涼和平的關係中，潛藏著李順與沮渠蒙遜的賄賂行為。其一是「西域沙門曇無讖(385-?)，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sup>72</sup>。給予方與接受方皆認可賄賂物品的價值方能建立起賄賂關係，此處賄賂物為金，金在北魏與北涼皆為上幣。因此李順收賄後，放任沮渠蒙遜殺曇無讖。其二為在太延五年(439)，太武帝希望殲滅北涼時，李順謊稱涼州無水草，企圖打消太武帝的念頭，但終被崔浩識破，怒斥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sup>73</sup>此處的賄賂物是金錢，北涼境內因與西域通商關係，多以金錢貿易。李順冒著謊報被殺風險，得到的賄賂物卻是金錢。此處的金錢可能是黃金與錢幣，或是金錢本身，不論何種，都包含銅錢。銅錢看似無法在北魏境內流通，實則北魏「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與西域已建立部分關係。<sup>74</sup>河西貿易從原本的西域與涼州，逐漸擴展到北魏部分地區，並在此範圍內，能夠進行貨幣流通。因此，李順收取大量金錢賄賂物，能在河西貿易圈中有其價值，甚至甘願冒犯殺身之罪。

---

晉以前的貨幣流通、張軌的身分與個性、鑄幣動機等進行討論，進而提出「涼造新泉」最有可能是北涼的沮渠蒙遜。姑且不論「涼造新泉」為哪位君主所鑄，都足可說明涼州從張軌聽從索輔意見復五銖錢到北魏吞併前夕，涼州社會一直有銅錢流通，參見趙向群、張琳，〈張軌鑄錢說質疑——兼論前涼貨幣環境「涼造新泉」鑄造時代〉，頁62-67。

<sup>72</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36，〈李順傳〉，頁833。

<sup>73</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35，〈崔浩傳〉，頁823。

<sup>7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0。

此外，北魏太武帝在滅北涼十二大罪狀中，第四點「切稅商胡，以斷行旅」，說明北涼阻礙絲綢之路，足見在太武帝時，西域商胡即有部分通往北魏進行貿易。<sup>75</sup>殲滅北涼後，西域通往平城的道路大開，河西貿易擴展到北魏都城。加上遷徙涼州民三萬多家到平城，與積極追究北涼四散的府庫收藏，涼州境內銅錢、銅器因此流入北魏都城之中，擴充北魏境內銅料。<sup>76</sup>

西域為涼州以西之地，範圍大體從天山南路，到印度、小亞細亞、伊朗高原等地。太武帝初派王恩生、許綱出使西域，被柔然所執，後在太延三年（437）派遣散騎侍郎董琬通西域，奠定太武帝對西域的認識。本來太武帝對西域因「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之印象，不打算派遣使者。後因董琬成功通西域後，遂開始透過北涼聯絡西域。隨著對西域的認識，加上「西域諸國亦有貳者」、「牧犍事主稍以慢惰」，終有滅北涼以通西域之決心。<sup>77</sup>

北魏太武帝為鞏固西域的控制與剷除北涼剩餘勢力，對西域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除之前討論的高昌以外，尚有伐鄯善、焉耆、龜茲等。太武帝派萬度歸聯合車伊洛、唐和討北涼殘餘勢力。首先是鄯善投降，北魏把鄯善「比之郡縣」，成為北魏控制之地。<sup>78</sup>焉耆則是國王龍鳩尸卑那逃往龜茲，而焉耆百姓只好「舉國臣民負錢懷貨，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sup>79</sup>以金錢、畜牧與珍寶做為降款，其中畜牧與珍

<sup>75</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99，〈盧水胡沮渠蒙遜傳〉，頁2207。

<sup>76</sup> 「上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事參見北齊·魏收撰，《魏書》，卷99，〈盧水胡沮渠蒙遜傳〉，頁2208。

<sup>77</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0。

<sup>78</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2。

<sup>79</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1。

寶為實物性質，常是掠奪的重要目標。但銅錢做為降款的一項，一方面顯示銅錢在焉耆、龜茲是廣為流通；另一方面太武帝接受西域錢幣降款，日後再投入購買西域商品，進而成為買賣循環，也促使太武帝對長途貿易中的銅錢流通有基本認識。然而，龜茲戰敗，北魏戰利品僅「大獲駝馬」。如果焉耆皆已有銅錢降款，則龜茲作為西域大國，且國內用錢的社會，似不該只獨取駝馬。

80

列於《魏書》、《北史》中的產銅國有龜茲國、<sup>81</sup>疏勒國、<sup>82</sup>罽賓（今阿富汗東北、喀什米爾一帶）、<sup>83</sup>波斯。<sup>84</sup>西域銅料相較中原充裕，其中龜茲作為西域大國，位處尉犁西北，是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的庫車縣，夾於天山與塔里木盆地之間。據考古發現大量的無文小銅錢、龜茲五銖，出土於今巴楚縣、庫車縣、輪臺縣，位處今新疆省喀什、阿克蘇地區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帶，正好為當時的龜茲、姑默國等地。<sup>85</sup>出土的龜茲銅錢，不論是無文小銅錢、龜茲五銖皆承襲中原的外圓內方格局。外圓內方的錢幣形式說明涼州當時為了與西域貿易的便利，才會恢復流通五銖錢，而且也證明中原古錢是得到西域的認可。<sup>86</sup>又《魏書》載：「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龜茲風俗亦是用銅錢

---

<sup>80</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7。

<sup>81</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6。

<sup>82</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8。

<sup>83</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77。

<sup>8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70。

<sup>85</sup> 張平，〈再論龜茲的地方鑄幣〉，《西域研究》，1999：1（烏魯木齊，1999.3），頁47-51。

<sup>86</sup> 張平，〈漢龜二體錢及有關問題〉，《中國錢幣》，1987：1（北京，1987.4），頁26-31。

交易。<sup>87</sup>綜合上述，萬度歸攻伐龜茲，降款應與焉耆情況類似。

西域銅錢流通普遍，其他尚有罽賓國的「市用錢」<sup>88</sup>；阿鈎羌國（今克什米爾地區北部）的「市用錢為貨」。<sup>89</sup>因此，太武帝透過占領涼州與攻伐西域等銅錢流通的國家，戰利品隨著每次戰勝流入府庫，最後府庫「收獲珍寶，府藏盈積」。<sup>90</sup>

不過，軍事控制並非長久之計，北魏與西域的路途遙遠，軍事成本消耗過高，北魏與西域的關係更多是和平的朝貢貿易。雙方透過互市，互取所得，達到雙贏的局面。<sup>91</sup>北魏打通西域以後，西域的用錢大國龜茲「自後每使朝貢」<sup>92</sup>、罽賓「每使朝獻」，<sup>93</sup>皆與北魏有朝貢貿易，以致「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sup>94</sup>西域普遍使用貨幣的消費習慣，隨著朝貢貿易，胡商往返西域與平城之間，貨幣消費模式也帶入北魏首都。大量胡商沿著西域到平城的貿易路線，進行長途買賣，如大月氏國在太武帝時「商販京師」；<sup>95</sup>又或是為胡僧佛陀禪師（天竺人，又稱拔陀、覺者）興建別院，且留居平城「貲財百萬」的胡商康家。<sup>96</sup>到孝文帝遷都洛陽後，胡商仍持續活躍於此

<sup>87</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7。

<sup>88</sup> 唐·李延壽撰，《北史》，卷97，〈西域傳〉，頁3229。

<sup>89</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76。

<sup>90</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1。

<sup>91</sup> 馬國榮，〈北魏與西域關係述略〉，《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6：4（喀什，1995.12），頁36-40；秦紅衛，〈北魏對西域的經營及其特點〉，《伊犁教育學院學報》，18：2（奎屯，2005.6），頁13-16。

<sup>92</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67。

<sup>93</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77。

<sup>9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8。

<sup>95</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2，〈西域傳〉，頁2275。

<sup>96</sup> 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50冊，2060：16，〈續高僧傳〉，頁551-2。

貿易線中，而有「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之榮景。<sup>97</sup>從太武帝通西域後，北魏與西域的關係維持著和平的商業往來。<sup>98</sup>康家的「貲財百萬」，反映當時胡商透過大量的貨幣交易，藉由西域與平城之間的貿易網絡，從中累積巨額財富。康家為佛陀禪師興建別院的時間點，正是北魏孝文帝準備遷都洛陽，推動鑄幣之前。因此，至遲到太武帝已建立起穩定的西域到平城的貿易路線，胡商循此線進入北魏境內，伴隨而來的是胡商使用貨幣投入長途貿易。到孝文帝時，經此貿易線而來的胡商達於極盛，甚至如康家等皆定居於中土。北魏利用商稅與胡商在華的消費，吸收西域的銅錢、銅器，成為北魏銅料的來源之一。

#### 四、北魏與南朝宋、齊的關係

北魏與南朝雖處於敵對狀態，但不似柔然與吐谷渾對於北魏有軍事上的威脅，反而是北魏構成南朝在軍事與經濟的強大壓迫力。在論述此壓力之前，先探討南朝境內之銅料狀況。

南朝境內有開採的銅礦，主要是安徽省境內的銅礦區。在皖南古礦冶址的大工山一帶，發現十二處採礦遺址，有七個歷時漢到唐，從遺留物判定，又以六朝到唐最多，遺址分別為大元嶺、寺沖嶺、畚箕壩、上牧沖、老虎山、破頭山、馬腰山。安徽省南陵縣是長期開發的銅礦，各個開採遺址十分密集，隨著時間的推

<sup>97</sup> 北魏·楊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3，〈城南〉，頁161。

<sup>98</sup> 王銀田，〈絲綢之路與北魏平城〉，《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0（廣州，2014.1），頁139-150。

移，至六朝時，開採遺址已從平原、丘陵移到山區。在六朝到唐時期，銅礦產業達於極盛，規模皆比前朝還大，後在宋朝才漸沒落。<sup>99</sup>除此之外，南朝境內尚有其他銅礦，例如：俞元、賁古的雲南地區；朱提、邛都、廣漢郡、蜀郡、蒙山的四川地區；恒農郡、河內郡的河南地區；南青州、齊州的山東地區；丹陽、徐州、白雉山、商山的長江中下游地區。

南朝的銅礦雖然不少，但在南朝宋孝武帝（430-464，453-464 在位）以前幾乎不開採。沈慶之言「采鑄廢久」，同時期的顏竣（?-459）亦提到「但慮採山事絕」，皆道出已許久未開採銅礦。<sup>100</sup>因此，蒙山雖早有漢代鄧通開採銅礦，但是在南朝齊武帝（440-493，482-493 在位）才聽劉俊（438-498）建議進行開採，然而「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sup>101</sup>。可見四川、雲南一帶，是因山多地險，採鑄不合成本而止，所以與蒙山等地鄰近的俞元、賁古、朱提、邛都、廣漢郡、蜀郡，在南朝宋、齊間應是開採度較低。又恒農郡、河內郡等礦區，早在宋文帝（407-453，424-453 在位）時就已喪失於北魏。只有南青州與齊州、商山疑似南朝宋曾有開採，崔亮（460-521）在熙平二年（517）上奏：「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顯示有被開採的痕跡。在時間上，北魏占領南青州與齊州時，已是南朝宋孝武帝時代之後。又鄰近占領地的東陽城（山東省青州市）內，竟可獲得戰利品「銅五千斤，錢十五萬」。<sup>102</sup>因此，南朝宋、齊主要開採銅礦的地區是安徽省大工山一帶，以及山東省、徐州與長江中下

<sup>99</sup> 宮希成，〈安徽南陵縣古銅礦採冶遺址調查與試掘〉，頁45-54。

<sup>100</sup>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75，〈顏竣傳〉，頁1961、1962。

<sup>101</sup> 唐·李延壽撰，《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39，〈劉劭傳〉，頁1005。

<sup>102</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65。

游的開採。<sup>103</sup>

南朝境內除了銅礦的開採以外，南朝也透過與南方各勢力的互動，獲取他國銅料作為補充。南朝宋檀和之(?-456)攻擊南方的林邑國(今越南中部)，從楊邁(?-446, 425-446 在位)協商談和的條件中有銅三十萬斤，可知當地不只盛產黃金，也有豐富的銅礦，方能支付三十萬斤的銅。據《南齊書》載：

元嘉二十二年(445)，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籌僧達諫，不聽。和之進兵破其北界犬戎區栗城，獲金寶無筭，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sup>104</sup>

檀和之攻入林邑國，掠取黃金數萬斤，為楊邁希望談和的數倍。光珍貴的黃金即可是談和的數倍，更遑論對銅料的掠取數額，必定遠超過三十萬斤。林邑國經此一戰，從南朝宋到梁皆持續不斷的進行朝貢貿易，也是南朝對外獲取銅料的穩定來源。<sup>105</sup>

此外，扶南國(今湄公河中下游)盛產「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sup>106</sup>其中境內礦產資源豐富，南部的豆蔻山、象山盛產原料銅。<sup>107</sup>根據《南史》，扶南國分別在「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十二年(435)、十五年(438)」，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儁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

<sup>103</sup>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編著，《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頁59-68。

<sup>104</sup> 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58，〈南夷傳〉，頁1013。

<sup>105</sup> 唐·李延壽撰，《南史》，卷78，〈夷貊上傳〉，頁1950。

<sup>106</sup> 唐·李延壽撰，《南史》，卷78，〈夷貊上傳〉，頁1951。

<sup>107</sup> 郭振鐸，《扶南王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頁24。

獻」，先後對南朝宋、齊皆有朝貢。<sup>108</sup>扶南國斷斷續續之因在於「常為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sup>109</sup>但此原因應已在元嘉二十二年（445）檀和之大破林邑國後得以解決，因此自宋文帝時才有「世奉表獻方物」之語。<sup>110</sup>

南朝宋、齊與南方各勢力的交流，據《南齊書》載：「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瓊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sup>111</sup>使用銅器的國度至少有林邑國、扶南國、扶桑國（今日本）、<sup>112</sup>中天竺國（今印度中部）等。<sup>113</sup>南方他國的商人透過商船航行，最終都在交、廣州集散，有助於王府的充實。可見南方諸國的各種商品，尤其銅器的流入，有助於南朝宋在南方銅料來源的取得。

南朝對南方國家多有斬獲，獲取各類資源包含大量銅料，但轉往北方局面則是恰好相反。北魏在太武帝時攻陷南朝宋部分河南地，包含大城市洛陽（河南省洛陽市東）。雖然此時「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為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久經戰火而殘破不堪，但經過往後的發展，洛陽逐漸恢復生機。<sup>114</sup>甚至鄰近的恒農郡、河內郡，在北魏孝明帝（510-528，515-528在位）時有開採銅礦

---

<sup>108</sup> 唐·李延壽撰，《南史》，卷78，〈夷貊上傳〉，頁1953。

<sup>109</sup> 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58，〈南夷傳〉，頁1017。

<sup>110</sup> 唐·姚思廉撰，《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54，〈諸夷傳〉，頁789。

<sup>111</sup> 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58，〈南夷傳〉，頁1018。

<sup>112</sup> 「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有開採銅礦的國家，定有銅器的製成，參見唐·李延壽撰，《南史》，卷78，〈東夷傳〉，頁1976。

<sup>113</sup> 「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參見唐·李延壽撰，《南史》，卷78，〈西南夷傳〉，頁1961。

<sup>11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31，〈于栗碑傳〉，頁736。

的紀錄，可能在占領之後就陸續有在開採。<sup>115</sup>

又在獻文帝時，先是在天安元年（466）「劉彧（宋明帝 439-472，465-472 在位）徐州刺史薛安都（410-469）以彭城內屬」，後直接「詔北部尚書尉元（413-493）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諸軍事，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469）為副，出東道救彭城」占領徐州。<sup>116</sup>在皇興三年（469），北魏再次對南朝宋發動戰爭，北魏將領慕容白曜（?-470）攻克東陽城，並把山東省與部分江蘇省納入北魏版圖。慕容白曜入東陽城後得「銅五千斤，錢十五萬」，或許南朝宋在當時已經在開發山東省與江蘇省地區的銅礦，才會在該城留有五千斤的原料銅。<sup>117</sup>又可從其掠奪清單可知，銅與錢是分開計算，顯示有可能直接開採後就地鑄幣。如是，則北魏奪取東陽城後，此十五萬南朝新錢與鑄幣工匠的流入，不僅可以擴充北魏銅料，還能獲得南朝鑄幣工法。

至孝文帝時，先後對南朝齊出兵，在太和四年（480）對南朝齊開國君主蕭道成（427-482，479-482 在位）出兵，相繼「攻克蕭道成馬頭戍」、「其下蔡戍主棄城遁走」占領馬頭戍城（今安徽省蚌埠市懷遠縣東南）、下蔡（今安徽省阜陽市、淮南市、蚌埠市等

---

<sup>115</sup> 熙平二年（517），崔亮上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崔亮可以事先分析恒農郡一斗可以得到銅五兩四銖、河內郡王屋山鑛能夠一斗得銅八兩，顯示恒農郡與河內郡應是持續有在開採銅礦，才能對此處銅礦的開採量數有所了解。參見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65。

<sup>116</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6，〈顯祖獻文帝紀〉，天安元年九月條，頁127。

<sup>117</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50，〈慕容白曜傳〉，頁1119。

縣地）。<sup>118</sup>馬頭戍城、下蔡兩地皆在南朝銅礦大工山一帶不遠處，威脅南朝齊的銅礦產地。後在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再次出兵「寇司、豫、徐、梁四州」，最終占領南陽（今河南省南陽市）一帶，進一步壓縮南朝之餘，也增加北魏境內由南朝領土流入的銅錢量。<sup>119</sup>

除戰事外，互市才是雙方長期的互動模式。在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北魏太武帝撤兵北返後「復求互市」，希望結束戰爭後，能迅速恢復南北貿易。<sup>120</sup>後又在宋孝武帝即位時（453），北魏文成帝「求互市」，雖然南朝宋諸多大臣反對，但最終仍然互市。<sup>121</sup>北魏獻文帝結束對南朝宋山東的攻擊後，隨即採取「復和親，信餉歲至，（南朝宋）朝庭亦厚相報答」的柔和策略。<sup>122</sup>孝文帝時更因南朝齊武帝蕭蹟（440-493，482-493在位）的政策方針「武帝丕顯，徽號止戈。韶嶺歇禛，彭派澄波。威承景曆，肅御金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維持長達十年之久的和平互市。<sup>123</sup>自太武帝起，雖然偶與南朝發生戰事，但旋踵就請求互市，恢復雙方的貿易。顏竣點出南朝會同意與北方互市是因「互市之利在得馬」，南方因環境因素，無法培育優良馬匹，只能依靠與北方的貿易獲取戰略物資。相對的，北方也是缺乏南方土產，透過與南方貿易「又於南垂立互

---

<sup>118</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7上，〈高祖孝文帝紀〉，太和四年正月癸卯條、九月戊子條，頁148-149。

<sup>119</sup> 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6，〈齊明帝紀〉，建武二年正月辛未條，頁86。

<sup>120</sup>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75，〈顏竣傳〉，頁1959。

<sup>121</sup>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54。

<sup>122</sup>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57。

<sup>123</sup>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75，〈顏竣傳〉，頁1959；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3，〈齊武帝紀〉，永明十一年條，頁63。

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sup>124</sup>但南朝用錢交易較普遍，尤以大城市為之，其中做為南北互市的壽春與襄陽（今湖北省襄陽市），即是南朝宋境內北方的大城市。<sup>125</sup>從中舉一例說明雙方互市下銅錢的流動，宗越（408-465）為宋文帝時人，在襄陽任軍中隊主時，因家貧無法購買戰馬，但因戰功卓越，依靠戰勝次數「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sup>126</sup>宗越在南北互市的襄陽城中以銅錢購買馬匹，說明雙方互市之下，除土產外，銅錢也容易透過買賣，流入北魏境內。

## 五、結語

銅料短缺是南北朝的共通問題，尤以北方歷經長年戰火與銅礦原本較少，產量又告銳減的情況下，對外獲取銅料成為北魏重要的經濟課題。

獲取銅料最直接的方法是戰爭，北魏以武力方式吞併南朝宋的河南、山東、徐州，以及南朝齊的部分安徽等地區，也占領西面的北涼故土，並攻伐龜茲與焉耆等地。透過每次的戰爭，北魏政府能迅速擴大掌握的銅錢幣材量。雖然戰爭能快速累積財富，但大多時候北魏政府則是採取溫和手段，利用朝貢貿易，藉由販售北方特產的方式，讓銅料自然流入北魏。每次與南朝戰爭結束後，北魏都主動與南朝要求互市。除此之外，與西域的長途貿易，也伴隨著銅錢交易，大量的銅錢從西域、涼州流往北魏平城。

和平互市並非只有銅錢的流動，也有原料銅的買賣。高恭之

---

<sup>12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58。

<sup>125</sup> 韓國磐，《南朝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頁162-164。

<sup>126</sup> 梁·沈約，《宋書》，卷83，〈宗越傳〉，頁2109。

(?-531) 曾言北魏原料銅價格「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可知北魏銅料價格介於五十餘文到八十一文之間，銅價具有浮動性。<sup>127</sup>不僅北朝如此，南朝宋官方亦有「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企圖購買民間的銅料補充府庫。<sup>128</sup>至於民間，也有在市場交易中出現「用錢貨銅」的現象。<sup>129</sup>

不過在北魏立國初期，柔然與吐谷渾的敵對關係，導致北魏在「西域—涼州—平城」的貿易線中，受到干擾。加上吐谷渾且戰且和的態度，北魏無法順利藉由河南道參與南北向的跨境貿易。但幸好北魏與南朝尚有大面積的接壤，透過壽春與襄陽等大城市尚可進行南、北互市。此外，孝文帝時期柔然與吐谷渾兩者阻力減弱，柔然到了此時，只能控制高昌，伊吾尚無法奪回；吐谷渾則是對北魏頻繁朝貢之下，未有嚴重戰事。因此，至孝文帝時，西域貿易路線可算是暢通無阻。

從太武帝到孝文帝以前，北魏已有相當的銅料。原料銅方面，文成帝在興光元年（454）鑄造五尊釋迦立像耗費平城「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大量銅料，<sup>130</sup>後獻文帝也在天宮寺耗費「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鑄造釋迦大佛。<sup>131</sup>孝文帝之前兩任君主，能夠耗費數十萬斤的銅料鑄佛像，尤其文成帝已能在首都平城動用二十五萬斤銅料鑄佛像，可見當時已有為數不少的原料銅流入。銅錢方面，在獻文帝時，文明太后（441-490）為擴充獻文帝六宮，令高句麗王高璉（394-491，412-491 在位）送女人宮。最終高句

---

<sup>127</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77，〈高崇傳〉，頁1716。

<sup>128</sup>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60，〈范泰傳〉，頁1618。

<sup>129</sup>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66，〈何尚之傳〉，頁1735。

<sup>130</sup> 赤金為銅的別稱，參見北齊·魏收，《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6。

<sup>131</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14，〈釋老志〉，頁3037-3038。

麗王拒絕聯姻，幸獻文帝崩而未有戰事。《魏書》載其事：

後文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470）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414-485）切責之，若女審死者，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止。<sup>132</sup>

從北魏準備婚姻時，其「至境送幣」點出銅錢在此兩國的重要性。如果是高句麗要求送幣，反映高句麗境內有使用銅錢，才會把銅錢當作聘金。北魏與高句麗的關係雖曾一度緊張，但大體關係密切。獻文帝說其「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每年或兩年一次的頻繁朝貢。<sup>133</sup>其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477-499）到孝明帝時期，朝貢更高達六十次以上。<sup>134</sup>兩者互動頻繁之下，商業往來伴隨銅錢的跨境流動成為可能。如果是北魏方主動認為聘金需要用銅錢的話，則代表到獻文帝時代，已經把銅錢當作國與國之間有價值的貨幣，且數量已足夠成為聘金主體，而非寥寥無幾作為象徵。北魏透過與高句麗的友善關係，促成銅錢的跨境流動。

透過與他國的朝貢貿易，跨越各勢力間的疆界，是北魏獲取他國銅料的主要方法。以往論朝貢貿易較少涉及到銅料，但南北

<sup>132</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0，〈高句麗傳〉，頁2215。

<sup>133</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100，〈百濟傳〉，頁2219。

<sup>134</sup> 劉文健，〈高句麗與南北朝朝貢關係變化研究〉，《東北史地》，2010：2（長春，2010.3），頁38-42。

朝是銅料短缺的時代，此時期的朝貢貿易，不該只有單純的土產交換，而應是各勢力間對於銅料的較勁。尤其對銅錢幣材相對匱乏的北魏而言，藉由穩定的貿易，使銅料流入北魏境內成為重要努力方向。透過北魏三朝打通其他勢力的貿易路線，與孝文帝時，柔然與吐谷渾兩大阻力的削弱，以及北魏在軍事武力的後盾下，藉由和平互市的經濟往來，終能在孝文帝時「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鑄幣階段因而展開。<sup>135</sup>這些與北魏銅料取得有關的亞洲內部關係除戰爭與互市之外，更呈現多中心的朝貢體制及國與國之間時而為朝貢國，時而為被朝貢國的國際秩序。<sup>136</sup>

---

<sup>135</sup> 北魏·楊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3，〈城南〉，頁161。

<sup>136</sup> 感謝林滿紅教授提供的建議。

附錄：

表 1 古今地名對照表

勢力	古地名	今地名
北魏	平城	山西省大同市
	東陽城	山東省青州市
	河內郡	河南省洛陽市
	敦煌	甘肅省敦煌市
	恒農郡	河南省三門峽市
	南青州	山東省沂水縣
	齊州	山東省濟南市
	洛陽	河南省洛陽市東
	徐州	江蘇省徐州地區銅山縣
	運城	山西省運城市
	南陽	河南省南陽市
吐谷渾	沙州	青海省貴德、貴南縣
	河州	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州
	秦州	甘肅省
	白蘭山	青海省黃河源西北布爾汗布達山
柔然	伊吾	新疆哈密市
南朝	南廣郡蒙山	四川省與雲南省交界
	壽春	安徽省淮南市
	襄陽	湖北省襄陽市
	俞元	雲南省澄江縣南裝山

勢力	古地名	今地名
南朝	賁古	雲南省建水縣東南
	朱提	四川省宜賓市西南
	邛都	四川省西昌縣東南
	廣漢郡	四川省梓潼縣治
	蜀郡	四川省成都市治
	丹陽	江蘇省南京市
	白雉山	湖北省鄂州市
	商山	安徽省黃山市
海南諸島	林邑國	越南中部
	中天竺國	印度中部
	扶桑國	日本
南夷	扶南國	湄公河中下游
西域	高昌	新疆吐魯番市
	鄯善	新疆羅布泊西北岸
	車師前國	新疆吐魯番
	龜茲	新疆阿克蘇地區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部分地區
	焉耆	新疆焉耆回族自治縣
	于闐	塔里木盆地南緣和田地區
	疏勒	新疆喀什地區
	姑墨	新疆阿克蘇市
	樓蘭	新疆羅布泊西北岸
	罽賓	阿富汗東北、喀什米爾一帶
	阿鈎羌國	克什米爾地區北部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北魏·楊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北齊·魏收撰，《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南朝梁·沈約撰，《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南朝梁·蕭子顯撰，《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唐·房玄齡撰，《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唐·李延壽撰，《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唐·李延壽撰，《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唐·姚思廉撰，《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北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三編》，子部，臺二版宋蜀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二、近人專書

千家駒、郭彥崗合著，《中國貨幣史綱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中國地質調查局，《中國地質調查百項成果（上）》，北京：地質出版社，2016。

王仲榮，《魏晉南北朝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
- 王素，《高昌史稿·統治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吉田虎雄著，周伯棣譯，《中國貨幣史綱》，上海：中華書局，1934。
- 朱伯康、祝慈壽，《中國經濟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 宋杰，《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 李俠、曉峰編著，《中國北方民族貨幣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 汪聖鐸，《中國錢幣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周偉洲，《吐谷渾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侯厚培，《中國貨幣沿革史》，上海：世界書局，1929。
-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編著，《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北京：地質出版社，1980。
- 高敏，《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郭振鐸，《扶南王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 陳彥良，《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 勞榦，《魏晉南北朝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社，1980。
-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上冊）》，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6。

蕭清，《中國古代貨幣思想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韓國磬，《南朝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韓國磬，《南北朝經濟史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 三、近人論文

川勝義雄，〈侯景之亂與南朝的貨幣經濟〉，收入劉俊文主編，夏日新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247-293。

王民信，〈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吐谷渾（上）〉，《大陸雜誌》，19：2，臺北，1959.7，頁 10-13。

王民信，〈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吐谷渾（下）〉，《大陸雜誌》，19：3，臺北，1959.8，頁 20-26。

王銀田，〈絲綢之路與北魏平城〉，《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80，廣州，2014.1，頁 139-150。

史衛，〈北魏貨幣使用研究〉，《許昌學院學報》，23：1，許昌，2004.1，頁 41-44。

史衛，〈北魏貨幣經濟關係的擴大和財政制度的相對滯後〉，《許昌學院學報》，27：1，許昌，2008.1，頁 23-27。

札奇斯欽，〈從北亞史觀點看拓跋與柔然對立時代的歷史關係〉，《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7，臺北，1976.7，頁 1-24。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上）》，香港：新亞研究所，1991，頁 1-142。

朱安祥，〈元澄上書所反映出的北魏貨幣流通問題〉，《中國

- 錢幣》，162，北京，2020.1，頁 6-10。
- 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4，上海，1949.1，頁 21-56。
- 李朝、張紅岩，〈吐谷渾與絲綢之路〉，《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7：2，西寧，2011.4，頁 33-39。
- 侯文昌，〈前涼經略西域〉，《隴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4：3，慶陽，2003.12，頁 45-48。
- 宮希成，〈安徽南陵縣古銅礦採冶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2002：2，北京，2002.2，頁 45-54。
- 秦紅衛，〈北魏對西域的經營及其特點〉，《伊犁教育學院學報》，18：2，奎屯，2005.6，頁 13-16。
- 馬國榮，〈北魏與西域關係述略〉，《喀什師範學院學報》，16：4，喀什，1995.12，頁 36-40。
- 康柳碩，〈北朝絲綢之路貨幣概述〉，《中國錢幣》，1998：4，北京，1998.11，頁 32-35。
- 張平，〈漢龜二體錢及有關問題〉，《中國錢幣》，1987：1，北京，1987.4，頁 26-31。
- 張平，〈再論龜茲的地方鑄幣〉，《西域研究》，1999：1，烏魯木齊，1999.3，頁 47-51。
- 許新國，〈青海考古的回顧與展望〉，《考古》，2002：12，北京，2002.12，頁 3-11+97-98。
- 遼耀東，〈北魏與西域的關係〉，《幼獅學報》，2：2，臺北，1960.4，頁 6-11。
- 趙向群，〈前涼政權的興替〉，《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3，蘭州，1983.5，頁 168-176。
- 趙向群、張琳，〈張軌鑄錢說質疑——兼論前涼貨幣環境「涼造新泉」鑄造時代〉，《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2：2，蘭州，2005.3，頁 62-67。

劉文健，〈高句麗與南北朝朝貢關係變化研究〉，《東北史地》，2010：2，長春，2010.3，頁 38-42。

鐘盛，〈從《洛陽伽藍記》看北魏時期洛陽的經濟發展狀況〉，《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2：1，佳木斯，2004.2，頁 74-76。

# Foreign Copper Sources in Taihe Coins: Intra-Asian Interactions and Northern Wei's Foreign Relations

Ting, Chi-chan\*

## Abstract

Most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Emperor Xiaowen of Northern Wei (467-499, r. 471-499) minting copper coins, a major economic event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focused on the currency ideas behin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coins. This article, however, focuses on the source of copper.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debates on whether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ad a natural economy or currency economy regarding its currency history, 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outlines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cy economy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Wei.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discussions on the currency development in the Dynasties which focu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hina territory, this article expands the perspective to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Asian countries. When Northern Wei was founded, its territory was mainly in present-day northern China. When its capital was in today's

---

\* M.A.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ingcheng in Datong, Shanxi, it had a nomadic economy. Its neighboring areas included Liangzhou, which is now Gansu, Ningxia, and Qinghai.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exchanges between Ha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including present-day Xinjiang and parts of West Asia, Liangzhou used copper coins. The Western Regions themselves were also rich in copper. Moreover, during the discord times in the mainland, Liangzhou was relatively peaceful, and its copper coin economy was more developed than in the mainland. After Emperor Taiwu of Northern Wei (408-452, r. 424-452),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Northern Wei and Liangzhou and even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first blocked by Rouran in present-day Inner and Outer Mongolia and Tuyuhun in present-day Qinghai and Gansu, but they had learned about the coin economy from northern Liangzhou. After Emperor Taiwu defeated Rouran, he first obtained northern Liangzhou and then the entire Liangzhou. The plunder during the wars and the subsequent peaceful tribute and trading also enabled the Northern Wei to obtain more copper. From Emperor Taiwu to Emperor Xiaowen, Northern Wei's corresponding southern dynasties were Song and Qi. The southern dynasties inherently produced more copper tha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do, and they also obtained copper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even South Asia as tributes or traded goods. Northern Wei then obtained copper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via wars or trading.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Taiwu, Emperor Wencheng (440-465, r. 452-465) and Emperor Xianwen (454-476, r. 466-471), surplus copper was sufficient for them to cast Buddha statues in the capital. Copper coins were also used to make marriage alliances with Goguryeo. After Emperor Xiaowen moved the capital to Luoyang, he further

expanded the territory, and therefore better quality and larger copper coins were minted.

**Keywords:** Northern Wei, copper, tribute, “hu-shi” trading, wars and battles,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sia, currency history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